
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

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

# 太平天国

【五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

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

# 太平天国

【五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## 目录

### 丙类

### 记事

- 紫荆事略 谭熙龄著 / 1  
紫荆山兵行记 华翼纶著 / 3  
平南城守记 华翼纶著 / 5  
粤匪犯湖南纪略 佚名著 / 6  
潞湖笔记 佚名记 / 11  
皖樵纪实 储枝芙著 / 34  
湖北兵事述略 庄受祺著 / 51  
天津剿寇纪略 吴惠元著 / 62  
张邗原金陵内应纪略 金树本著 / 66  
金陵纪事 佚名著 / 71  
金陵述略 上元锋镝余生述、目击者批谬 / 79  
咸同广陵史稿 佚名著 / 83  
备志纪年 张宿焯著 / 132  
越难志 王彝寿著 / 139  
台州咸同寇难纪略 陈懋森撰 / 164  
咸丰象山粤氛纪实 王蔚蕙著 / 207  
癸丑嘉定纪事 佚名著 / 220  
星周纪事 王萃元著 / 235  
难情杂记 薛凤九著 / 271  
耕余琐闻(选录) 龚淦著 / 289  
庚癸纪略 倦圃野老著 / 307  
避难记略 曾含章著 / 336  
庚甲午陈墓镇记略 陆云标著 / 354

- 杂忆 吴焦生著 / 359  
溪上遭难志略 应文炳著 / 362  
辛壬寇纪 叶蒸云著 / 365  
南行记 佚名著 / 385  
黎雅纪行 黄彭年著 / 401  
一斑录(选录) 郑兴祖著 / 403  
虏在目中 佚名著 / 429  
爬疥漫录 吴郡木居士著 / 439  
韬园随笔(选录) 史念祖著 / 462

## 紫荆事略

谭熙龄著

说明：《紫荆事略》，谭熙龄著，选自《浔州府志》。

谭熙龄是当时浔州人。这篇资料，记所知所闻太平天国广西起义事。

会匪之祸烈矣哉！始不过啸聚山谷，后遂蔓延江皖，传烽数省，转粟千里，用兵十年，而城陷民屠，不可以数计。其玩寇养奸，致酿此祸也，谁之咎哉？

发贼洪秀全者，广东花县人，粤匪之尤黠者也，挟其邪术与逆党冯云山深相结纳，阴畜异志，遍览形势；踞紫荆之金田村为巢穴焉。紫荆层崖叠嶂，深林密箐，通断藤峡，前明王、韩两公剿侯贼处也。附近有土地祠，素著灵异，洪逆因毁其像告乡人曰：“人当敬天地，奉上帝，木雕泥塑，皆妖魔所伪托，不足敬也。”冯逆赤踵行之，以煽惑愚民，殆张鲁之故智乎？而杨秀清、陈玉书、萧朝贵、韦正、石达开等翕然附之，广布邪术，焚香拜斗，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，愚无知者纷纷从贼矣。团练擒冯逆至城，太守顾公元凯、明府王公烈讯之，得其妖书，内载“敬天地、戒淫欲”诸款，太守以其类于劝善而无叛逆事也，释之，遣解回籍。云山途逸去，复至金田，势更猖。时流贼蜂起，四境骚然，动以千百计，而官与团岌岌有不能终日之势，虽知其事不可已，犹幸其事尚未起，苟且一日，或可以卸责而免咎，如斯而已。贼亦逆窥此意，遂白昼探丸，肆无所忌，而党愈众矣。顾向之从贼者，类皆自逸去，而拜上帝会，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，或问其故，则曰：“我太守也，我将军也，岂汝辈耕田翁耶？”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：“我夫人也，我恭人也，岂汝辈村妇女耶？”闻者叹其狂，而不能止。其妖书所

载诸款，遵守无违，犯者亲爱必杀，而最重食犬，每战捷则以犬肉飧。诸贼首戴红巾，旗则或红或黄，或五人或十人为一队，五人者毙四人，其一人犹贾勇冲敌不知退，其教以死为登仙也。调遣不足，以妇女充后队。蔡村之战，该匪不过千人，攻永安二千余人，攻省城六七千人，不至万也。过湖后胁从众则动以数万计。初所陷如大湟江、太平墟、永安州、全州等处，皆有取义、非卒然者。官军与之战，动曰：“行将取江南矣，岂畏尔官军耶？”而永安之走攻省垣也，蚕丛鸟道，素无人迹，而縋幽凿险，扳藤扞葛，夤夜走百余里，欲行其袭取之诈，官军追剿，复为贼伏兵所伤，诚诡道哉！迹其所过山川形势，进止伏动，仓卒间皆若素定，其逆谋殆非一朝一夕矣。复得邪术佐之，而饥寒逼迫之民，群惑为之用而乐于死，岂非数战？然亦际国家升平久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经战，闻风声则提携奔避，临敌阵则畏缩不前。而用兵诸将，又苦事权不一，贪功嫉能；文员所招募壮勇，类皆市井无赖，不知纪律，不受约束，肆意抢掠；百姓畏兵甚于畏贼，此所以劳师靡饷，卒无成功，而贼得以长驱过楚而陷金陵也。悲夫！

## 紫荆山兵行记

华翼纶著

**说明：**《紫荆山兵行记》，华翼纶著，选自梁溪华氏藏清光绪九年刊《苏雨轩文集》卷二。

华翼纶，江苏金匱县人。清咸丰元年（太平天国辛开元年）随天津镇总兵长瑞至广西对抗太平军。这篇《紫荆山兵行记》和下篇《平南城守记》都是著者亲身经历的事，文虽简短，却具有稽考之用。

金田会匪初以紫荆山为巢穴，紫荆山即大藤峡也，内有花雷、东温各村。贼西守双髻山，南守风门坳，官兵防其北窳。余随天津镇长瑞率湖北兵千名，湖南绥靖镇李伏率所部千人，共堵象州之大樟，屯兵花钹岭以防紫荆山后路。咸丰元年七月十五日，都统巴清德、提督向荣率官兵破双髻山，贼窳新墟，北拒风门坳。向提督檄调诸军进屯军营村。二十五日，予随楚南北兵由花钹岭南行，入紫荆山。初行十里，即崎岖甚。忽大雨如注，予舍肩舆步行。山势峻立天表，群峰排列如伍，过一山必下一山，行涧中始得再上。溪涧盘旋曲折，吼声如怒雷，莫辨东西。越溪数十道，山数十重，山则攀藤缘草而上，水则脱履扞衣而涉。登最高一峰，观群山如波涛涌出，俯瞰涧底，数百丈，杂树蒙密，画眉叫声清亮，幽隽得未曾有。行三十里，无一平地。众兵负器械行帐，疲累莫可名状，役夫有毙于道者。山中无居民，多树草，深几没人。复行十里稍平，见田庐，即东温村也。贼去后，村民有来归者，因宿焉。二十六日，早起行三四里，见山势矗天而起，兵皆攀附以上，予遂伐竹为杖，拄而行，觉险峻甚于东温以北，而山景之幽秀奇绝亦过之。上数山，越数涧，仰视一山，陡绝如壁，隐隐若有人行。复屈曲过一涧，乃直上山壁，气吁力尽，方得至顶，坐息石上，俯视乃大

骇。葺此山本无路可通，象州牧恐贼越此，令夫役于最险处伐木塞路。木皆大数围，贼纵火烧之，亦未能径越，遂于其下结草房以守。贼去时并掘断其路。李镇军先过此，以二百人于所塞路旁开一小径。有为巨木所碍者，兵皆伏地蛇行，或缘木而过。不得已亦随之，见一马失蹄落涧底，顷刻已死。山名分水岭，乃象州武宣县交界也。复行十里，山已高极，无水可饮，渴不可耐。行五六里，忽山半有水滴下，兵争取饮之。复行里许，山势稍变，尽悬崖峭壁，人行涧中，多巨石，水流其上，涧旁小白杜鹃树大如斗成林。有一涧石上遍生细叶、菖蒲，幽雅绝伦。复行三里稍平，见前面高山陡绝起，两峰如髻，有人马下山，是官兵破双髻山由此进兵也。过此皆平地，有田舍，询之曰花雷村。复行三里，屯兵军营村。



## 平南城守记

华翼纶著

说明：本篇选自梁溪华氏藏清光绪九年刊《苏雨轩文集》卷二。

咸丰元年八月二十日，会匪出思旺墟，官兵战败于横山，将退保平南县城。平南知县倪涛已集乡团固守城外，民闻官兵败，皆奔山谷中。兵夜半始至城下，城已闭，呼之不应。巴都统至，强之乃得入。余与倪令有同年谊，留宿署中。二十一日，白昼，忽讹言贼至，兵皆执戈矛反奔县署中。巴都统令急闭署门，且问门坚否。众益惧。天津镇长瑞大呼无贼，令速启署门，而兵勇哗然满街巷。城门中出者半，入者半，填塞不容，指守者欲引门不能动。倪令曰：是城新筑，小而坚，壮丁皆用命，器械、糗粮悉备，若能闭门，虽贼至必可守。问计于余，余曰：门无不可闭，不免伤人耳。遂以数十人引门强闭之，果伤数人，而城外之兵见城闭，愈欲入城内。兵以绳引之上，喧声达署内。向提军荣适至，下令启城出兵，自坐门中，许出不许入。令天津镇长瑞督川兵，绥靖镇李伏督湖南兵，驻大将桥筑营。兵尽出而后闭城，倪令率壮丁上城守，众乃定。

## 粤匪犯湖南纪略

佚名著

**说明:**《粤匪犯湖南纪略》，佚名著，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辑。

此书抄本一卷，并合订有关太平天国资料多种为一册，标题为《粤匪犯湖南纪略等史料》，未著撰人姓名。兹将其他资料删去，只将《粤匪犯湖南纪略》一种，辑录入本编内。

此书专记太平天国壬子二年（清咸丰二年）四月，太平军从广西北出攻湖南道州起，至克岳州止。在其中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畏葸无能及清军对人民的奸淫掳掠，还反映了太平天国军队的纪律严明。

粤匪自四月入楚，廿五日扑道州。提督余万清敛兵先逃，署牧王揆一弃城走。时天气炎热，贼遂全股据道州歇伏养兵，旁扰江华，知县刘兴桓自缢死。破永明，知县常建逃。时永、衡方驻重兵，贼恐挫其锋，绕小道而进。六月廿六日，贼分兵取嘉禾，知县走避。七月初三日破桂阳，署牧李敬治启诏御贼阵亡。初七日破郴州，署牧孙恩保弃印走，大宪误以尽节奏闻。贼全股屯踞郴州，收永、桂、郴、衡之斋匪游民，其众遂多。贼遣伪西王率左营二军三千余人来扑长沙。过永兴，知县温德宣死之。先是安仁有斋匪李书办严拿不获，至是导贼于十三日破安仁，知县走避。十九日抵攸，知县郭世闻先数日走，贼至，城空无人焉。署醴陵拔贡知县栗国善亦闻风早避至省，贼至醴陵，醴亦无人。缘此文报中绝，贼行五六百里无一兵一勇与之面者。贼之出道州也，绥靖镇和春统领兵一万五千追击，率相去百十里不敢近，行则尾之。贼全股屯郴，和春督兵围城，而伪西王以数千贼冲出纷扰，不顾我兵之袭其后。河北镇王家琳以重兵堵安仁，听贼过而不顾。贼虽剽悍，亦官兵退缩有以成之耳。其余州县悉无兵勇，守令之

逃亦莫可如何。自七月廿七日贼抵南城外二十里之澗井铺,于时省城兵力单薄,城垣抽段补修,自天心阁抵白鹤观,未及兴工而贼至。未至时,提督鲍起豹令焚近城房屋及拆去高屋。罗苏翁子子(孜孜)为义惜屋太多,又有陈尧翁以书院已屋在外,唐荫重以租房捐,已私相附和,遂置城河不开,而倡修外土城之举。自大桂桥河边上绕妙高峰,转迎龙桥老潭,抵天心阁,工未半而贼至。妙高峰为近城高岭,拟扎大兵,尧翁执无寓人于室之意,遂不果。七月二十日,外城厢居民纷纷逃避。苏翁朱示并不关城,毋得惊惶,城外人半恃以无恐。及贼骤至,逃者产物尽失,留者半为贼用。廿八日辰刻,贼抵石马铺,离城十里。守石马铺者陕兵二千,廿六日到铺。营盘未开,贼至骤战,又失于据险。贼旁绕出官兵后,以大炮轰击,陕兵大溃。陕安镇福诚、潼关协尹培立死之,阵亡官兵六百余人。当陕兵未败,浏勇五百,纷然逃散。其方败也,守金盆岭者沅州副将朱瀚见□(尘)土大起,弁兵请贾勇前救,朱瀚偃旗闭垒,唯恐贼知。陕兵无援,是以大败。迨廿八日亥刻朱瀚渡河,逃至三汉矶。城外无兵,贼遂大进。廿九日巳刻,至醴陵坡,离城十数箭,方仓卒关南门,下令发火。苏翁正勘土城,闻信由大西门入。贼旋即救火,下住民房,上踞妙高峰,并力攻城。自廿九日至初四初五等日,昼夜攻扑。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,城门倒破,万分危急。城内除垛口外,游兵无几。初二初三等日,令川勇数百缒城出敌,杀贼无多。自醴陵坡至西湖桥,戕居民无算。贼踞马云庄履升典及近城各屋,穴墙出炮,城上受伤;而我兵箭炮不能入贼墙,贼胆益肆,官民惶恐无措。初六初七日以后,苗兵镇草兵及和春大兵渐次云集,声威稍壮。十五日向提军到,移伪国吴三桂红衣炮三座及三等炮大炮四座,在南城施放,贼攻稍缓。八月十五日,逆首伪太平王大股自郴州起身,十五日破茶陵,署知县刘旭被执。廿二日至廿八日陆续全到,悉踞南城外我未成之土城,贼少加修筑,自里仁坡斜绕抵殷家冲,连营十里。我兵亦到,近贼巢扎营锁围。由天心阁□公坡坟、杨家田陇绕黄土岭太乙寺后抵河边,十四十五里连营迭帐,贼不敢出扰害。九月初七贼粮尽,遂由猴子石结湖桥渡河,扰勒

江河、洋湖、龙飞塘、平塘一带，大掠谷米。且分贼驻扎，以为犄角势。我兵亦分军相持。故自九月初至十月中，攻扑益缓，不足惧矣。八月中与贼接仗，小有斩获。江岷樵带楚勇四百扎贼近处，打仗受伤，可谓勇夫。八月廿五日一仗，杀贼颇多。九月初二日，贼冲营攻浏阳门，我兵接仗，枪毙数百，生擒十七名。九月初八日，洞井铺接仗，杀贼数百，生擒二百余名。十二日至十五日，连次开仗，斩获颇众，我兵亦有伤亡。十九日，贼攻水陆洲。我兵一千三百余人，先得胜仗，追至上洲。不意贼分兵抄出我尾，截为两段。兵纷纷逃至河边溺死，及阵亡河南兵六七百名，官弁死者四十七人，大损军威。自是以至十月，相持不战。其余开仗日期，或我兵出而彼仗，或追及贼墙不能进而止。贼无计可施，惟以开挖地道为事。计数十日之间，至十数处，或被我开沟截断，或竟由内透出，以火药击退，或土崩不成，或遇水而止，其成计者惟三处。九月廿九日申刻，正南门城楼右侧，贼地道火药轰陷城墙七丈有余，贼蜂拥奔进。镇筴游兵奋勇堵杀，斩长发贼十五名，击伤贼兵无数，登时撑修，得以不害。城陷之时，其声震天。无赖子以破城倡言，通城鼎沸，有号泣者，旋知无事方息。十月初二日午刻，贼复轰奔（崩）月城垛口，自缺口攻城，我兵又斩贼目曾自新及长发二名。十月十八日卯刻，天大风雨，贼复轰陷南城八九丈，大队齐进。镇筴兵、金川屯兵、辰勇等奋力堵杀，贼不能进。我兵狙于前胜穷追，贼伏兵炮发，骤不及避，遂伤我兵百四十九名，阵亡十二名，压毙十余名，此三次危险之大概也。贼久扑无功，十九日，先驱妇女行，亥刻全军由河西起身窜宁乡，长沙围解。大兵追杀，生擒二百五十余名，杀毙无算。贼破宁乡，知县齐德五先走。遂破益阳，守令陈应台亦走。益阳人香花迎伪太平王，贼遂不扰民。向提军于廿三日追及之于兰溪，三日连战，彼此不利。廿六日，贼分前队由堤路抵湘阴对河之林子口，劫船登岸。廿九全股俱至。半由磊（垒）石过湖，陆路扑岳州，半由水道。初三日，伪装向提军兵，赚开岳州城，不血刃而城破。岳州为军饷停驻转运之所，自七月以来，湖北防堵将军台湧、提督博勒恭武兵悉在焉。贼自长沙逃窜时，将军畏惧，以退保省城为

词先走。贼将至岳州，博提军退出岳州三十里扎营，以至南省未多派兵。风闻劫去餉银十数万，未知的数，而此举之错，咎将谁归！贼此时纷纷下扰北省。有自贼中出者供称：贼决计北窜，有遂扰河南之说，有由江南进扰之说。词虽不确，而贼掠人以助军势，愈流愈多。官兵畏缩，剿洗诚不易易。贼初广西长发不过三千余名，程制军如不风闻退省，偕赛相亲驻永明，锁围道州，亦尚可剿。失此不图，事机去矣。其后踞郴，裹胁人多。和春憚战，亦不尽力。及至长沙而上，四府土匪附洪者数万人。长沙九月十九日大败之后，相持一月，缘赛相亦经逮治，诸军藉口待钦差。而所谓大臣者，八月十八日自梧州起身，十月初一日到衡州。衡离湘潭只二百里，十一日到湘潭扎住，又不到省。如使亲临督战，将河路亦加锁围，贼出扰则击，贼逃窜亦击，不及一月半饿死长沙，此又机会之大可惜者。自今以往，虽使堵剿严密，总属空谈。四提十四镇兵勇六万有余，每月需餉近百万，辜负皇上之恩，不惜生民之苦，此深山野人亦为之太息也。长沙城外，自北门转朝宗驿、德润绕南门神庙，房铺悉烧无存。贼去后复将碧湘街、醴陵坡下抵河畔，南抵大桂桥屋焚之，片瓦不留，唯城南书院存空架，岳麓书院被贼焚烧无余。近城五里，小屋大厦一炬而空。举目荒凉，难以言喻。往醴陵之东路，先被贼掠衣服谷米后，大兵到时，内有所招潮勇，尤为不法。大路左右数里，无妇不奸，无物不掠，拆屋以为薪，数十里为之一空，流毒太多。大宪现拟撤退，而悍不听调，与官兵民团相仇杀。时在宁乡相杀，约杀潮勇数百名。刻下祸萌已发，又不知如何结局也。贼不甚淫杀，惟与官兵为仇，目之为妖。遇衙门幕丁书役，及有顶帽皂靴之人，不问即杀。其遇工贾平民，亦不肆虐。所过之境，令人办饭一顿。土匪取衣物牲畜，长发颇谨饬。有妇女人家，不准进房，授受不亲。贼令最严密，故民不怨。逆首洪秀全，广东人，己卯生，行坐绿呢轿，所居妇女围之，自号太平天德王。其下王：伪东王杨秀清、伪西王萧朝贵、伪南王冯云山、伪北王韦政、伪翼王石达开。伪西王城外接仗为我炮所伤，的系身死。现将杨秀清最狡狴。洪秀全颇知文墨，所造天条书以敬天为第一义。自孔圣不加毁灭外，

其余诸神概目为邪。遇神则斩，遇庙则烧。敬天之外又有耶苏，尊为皇兄，殆天主教之流亚欤。所造历书以三十一日为一月。别有仪制书，纪其法度。其训土匪以七日一次，教以用兵之法，谓之听讲。土匪之初入也，以铜盆水沃面抹胸，授红巾号衣，念咒廿四句，谓之拜相。拜过相者，其发辫后必有火焰印，以此蛊民，故附洪者多闵不畏死。战兵约有二万，妇女老弱者及游手无事亦有一二万，长发十之一二。贼最好用分截之法，阵号老鸦。四散漫立，枪炮不能多伤。我兵稍聚，贼旗一动，变为盘蛇，便团团围住矣。贼枪炮不足畏，善用刀矛，此我兵所短也。现惟苗兵镇筸兵接仗，不致大败，以诡诈胜故耳。贼伪王皆以黄绫裹面，冬夏不改，恐人识之。伪职皆黄巾，贼兵皆红巾。客在城听贼供，睹贼战，复询逃难出者，知之较详，故缕述大概如此。长沙之不失也，实有天幸。城内各街查询甚密，奸细不容；乡间立团，土匪亦不敢起事。黄冕领帑铸炮，侵吞无算；汪笏生总局领头，议叙频邀；陈三胡子、唐荫重，下逮无名之文田，亦可因此起家。“烂羊头、关内侯”，斗筲之人，又奚怪哉！文武官之可人者，潘木君待兵以恩，钟子宾监司办事结实，向提军奋勇直前，惟少谋略；邓绍良副将矫捷善战，惜职太卑，才难不其然乎！

## 蕪湖笔记

佚名记

**说明：**《蕪湖笔记》，佚名记，据《近代史资料》1983年第1期辑。原件手稿本，为毛边纸线装册，封面左侧竖题《蕪湖笔记》，右手写有“癸丑起至辛酉止”。首页盖有“传经楼藏书”钤记。全文草书。镇江市图书馆藏。由镇江博物馆肖梦龙、戴志恭整理，寄交《近代史资料》刊出。

记者以日记的体裁，记述从清咸丰三年至十一年（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至辛酉十一年）的所见所闻，主要是镇江及其附近地区的情况，有可供参考的地方，如咸丰四年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）三月记“三月，南京城内放出妇人甚多，胡叔镇立局收留，招人领去”。闰七月记事又说：“镇江各乡路上见妇女坐车者甚多，云是南京前月底本月初所放出者，俱各投亲戚。闻说放出两万余人。”关于太平天国甲寅从天京疏散妇女事，谢介鹤《金陵癸甲纪事略》在《续闻》里也说：“贼粮不足，于闰七月二十七日，赶女人八九万出城，至乡圩割稻，藉此逃脱者数万。”谢介鹤不但歪曲了太平天国疏散妇女事，他也没有记到早在三月就开始疏散妇女。天京缺粮，到了形势严重的境地，不得不疏散妇女。而由于妇女疏散，所以癸好三年在天京开女科，到甲寅四年便不得不停止。《蕪湖笔记》把天京疏散妇女事，明确而细致地记述下来，这是一条说明太平天国为什么于甲寅四年停止女科，其后不再开女科的重要记载。

### 咸丰三年癸丑正月

初一日，闻贼匪去岁腊月廿四日已破武昌城，颇有东下之意。镇江都统文即日抬炮，而合城百姓日夜迁徙。

初四日，迁移者纷纷，而土匪乘势要抢，城内外报官者不一而足。有桃园张姓者抢柴院张成衣物件，铁尺击断其足，随即鸣官，知府豫与都统文商酌，乃请军令枭首，而抢夺之风稍息。

初六日至十二日，俞（愈）觉平安，而搬者绝无要抢之事。府、县、道出示，谓陆制府带兵数十万重扼九江要口，贼匪断难飞越。以是镇城百姓稍安。十三日，镇城绅民好事者送匾都统及本府。

二十日，闻陆制府退守南京，九江业已失守。合城百姓如飞鸟失林，日夜惶悚。

杨抚台奉命东援，驻镇江城内，放监狱内监囚朱近三，赏六品顶带，令带领乡勇。忽一日讹传贼至，杨抚台已乘车带勇奔丹阳矣。后二日知是讹传，又来镇城。

知府、县、道均在东门外各庙设公馆，早则进城，晚则出城住宿，预为逃遁之地。

驻防营兵日著军装，城上设滚木，颇似守城之计。一日讹传贼至，文都统已率旗兵到岷山顶观虚实，军装器械尽乃藏匿，顶子贮腰囊中。

山东某县兵奉调来援，人皆强悍，住三日，抚宪不给口粮，听其自散。

连日抚宪居城，日事守城之计。京矾岭设大炮两座，四城越城内设炮一座，令近城民房拆去。

各米栈卖平粟米。

廿一日，予送女眷到城南三十里外黄序村避。

廿九日，贼兵围江宁城。杨抚台命守镇江，有讹传贼来，率勇到丹阳，旋又来，忽又乘广艇避常郡矣。

二月十一日，南京省城失陷。黄雾四塞。

廿二日，贼兵船只满江，广东兵舡与之战，自晓至午，炮声不绝，惜船只六只，不敌贼船之多，然亦伤贼船不少。而岸上绝无一人参与之战，官军早已远遁矣。是日贼即登城。

廿三日，扬州失陷。黄雾漫天，日色无光。



三月初九日子时，地大震，午时又震。

初十日巳刻，又地震。

十三日，西门城外火。

十四日，湖北军门邓绍良率兵扎营方便村大路口。

十六日，贼毁都天庙、观音山等处，南门外民房已十毁其九，贼到官塘桥探信。

十七日戌时地震。营外获一贼匪，杀。

十九日午候，大江炮声不绝，至晚方息。

探得夷船广艇与贼匪战，伤匪船十一号，杀贼二百余人。

廿一日，贼匪连日命城中百姓，能战者驱之战，不能者城头击鼓；妇女令其呐喊，拍掌助威。

廿二日，闻得贼匪沿江筑城。官军已屯数日，绝不与之交一战。城中百姓望官军甚急。

廿八日，潮州兵一千到营。

廿九日，移营官塘桥。

卅日，兵到钱家坟，筑城贼兵窥伺拥杀，后兵不能接应，以致我兵大溃，满兵伤者壹百四十余人。是日南门外火。

四月初三日，大兵五更造饭，预与贼战。见南门外贼放火，我兵畏葸不前，收军回营。

初四日，西门外大街火。

初五日，西门外民房为贼烧尽。一更时分，贼令一百余人到连鱼套，将木牌加满江，舡上用硫黄、棉花、桐油，放火其上，乘西风放下，意欲烧广艇及战船。火光接天，幸未中其计。

初六日，城内外贼烧毁民房，烟与云接。数日以来，火光不息。大兵四村嬉戏，或饮酒，或吸鸦片烟，或赌钱，绝无约束。而避难之民日形困苦，督兵者曾不之顾。

初七日，邓绍良移营京岷山。

五月十五日，冯竹吾在黄墟村文武帝殿设坛，请华祖降临求方。

闻得大兵沿路要劫，虽数十文亦行取去，而民益困。